

Wu wang wo hua

外国妇女文学（小说选集）

王泽芝等 译

勿忘我花

贵州师大学报丛刊



0380100

1207.7

1045



外国妇女文学 (小说选集)

勿忘我花

王泽芝等 译

6060a 馆藏



80

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
贵州省外国文学学会 编

1988年·贵阳

目 录

外国文学中的妇女形象（代序）……………周汉林（1）

勿忘我花……………【苏联】谢尔盖·萨尔塔科夫
王泽芝 译（16）

5点48分的列车……………【美国】约翰·契弗
林 静 译（34）

找新郎……………【美国】雪莉·杰克逊
肖恭仙 译（51）

择配偶……………【美国】爱丽丝·亚当斯
江 渺 译（72）

都市之路……………【英国】爱丽丝·莱辛
张 沛 译（93）

同床异梦的伉俪……………【新加坡】凯瑟琳·利姆
董俊峰 译（103）

简单的道理……………【苏联】符·马卡宁
陈训明 译（110）

沙漠孤影……………【英国】罗伯特·耶达士
徐用文 译(131)

新装……………【英国】弗吉尼亚·伍尔夫
伍祥贵 译(143)

珠链……………【美国】斯多葛·琼斯
唐若水 译(154)

麦克恩德丝小姐……………【美国】凯特·乔平
冒国安 译(163)

硝烟……………【挪威】托勃格·勒杰阿斯
胡成英 译(175)

帕克大妈的一生……………【英国】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张羽秋 译(188)

· 又见惠兰时……………【新加坡】王梦文
戴文年 译(198)

· 泰勒太太的旅行……………【加拿大】霍夫·伽纳
曾松碧 译(208)

美好的生活……………【俄国】伊万·布宁
杨通荣 译(222)

编译余墨……………杨通荣 (258)

【代序】

外国文学中的 妇女形象

●周汉林

这部外国短篇小说集，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每篇都是以妇女形象为中心的，以现、当代社会现实为背景的。在接触这些现、当代的女性形象之前，对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妇女形象作一个概略的回顾，也许对读者阅读本书会有一定的帮助。

透过文学作品中历代妇女生活的写照，可以清晰地听到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沉重步伐。从文学史的角度观察，妇女形象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就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曲折反映，从中可以管窥社会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与更替的轨迹。

妇女问题的核心，是经济地位问题和爱情、婚姻问题。而人类婚姻制度的发展变化，同私有财产、阶级压迫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重要著作里指出：“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人类婚姻制度的发展具有二

重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从群婚制度到对偶家庭，再到一夫一妻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财富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这是因为一夫一妻制度“在历史上绝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恰恰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历史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在远古野蛮时代，在群婚制度下，在“不能确认生身父亲”的条件下，“只承认生身母亲意味着对妇女即母亲的高度尊敬。”换句话说，在远古蒙昧时代，“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在一夫多妻制度下，妇女地位就一落千丈了。在中国古代，按明文规定，除了普通老百姓，士大夫以上的“贵人”都可以一夫多妻，即除了主妻还可以纳妾。据《左传·昭公十一年疏》记载，“天子取九女，诸侯七，大夫一妻三妾，士一妻一妾，庶人匹夫匹妇，不得有妾。”在一夫一妻制逐渐形成的文明社会，妇女地位实质上是每况愈下，因为这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通例只有丈夫可以解除婚姻关系，离弃他的妻子。”而且这时，“破坏夫妻忠诚”“仍然是丈夫的权利”。拿破仑法典明确规定：丈夫享有这种权利，只要他不把姘妇带到家里来就行。

以上是妇女地位与处境的发展变化的理论概括。

下面我们就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看文艺作品里妇女形象的发展变化。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只拟撷取历史上几个重要时期的文学里有时代典型意义的妇女形象作为观察点。这样，虽是管中窥豹，但也可见一斑。

先看欧洲文化的摇篮时期古希腊神话、史诗、悲剧中的

妇女形象：市从。荷马史诗《伊里亚特》所描述的女俘布里西丝

第一个，天国第一夫人赫拉——她是主神宙斯的妹妹，又是他的妻子。他俩是众神中唯一稳定的正式夫妇。在赫拉看来，宙斯有两大缺点：一，作风霸道；二，对爱情不专。宙斯经常天上人间的美女中挑逗勾引，寻欢作乐。这使赫拉伤透脑筋。有一次，她曾联合雅典娜与波赛东共同反抗宙斯，未果，受到惩罚——被吊在云端，脖子上挂着铁砧。从赫拉身上，我们可以获得许多有关当时社会情况的信息：一，当时部落群居，但群婚制度开始衰落，对偶婚姻正在形成，近亲婚姻仍被视为理所当然，夫妇关系往往有名无实，极不稳定；二，妻子联合小叔、女儿（注意：雅典娜之生与赫拉无关，是宙斯自己从头脑里生出来的）来反抗自己的丈夫，这就说明小家庭观念还没有形成。

第二个，克里特国王米诺斯的女儿雅丽娅德妮——当时克里特王国势力强大，雅典必须向它纳贡。雅典王子提修斯作为奉献给克里特王国的活贡品七男七女之一来到克里特，实际上是个死囚，是要被送进迷宫，让妖怪吃掉的。但雅丽娅德妮对他一见钟情，主动帮助提修斯斩杀妖怪（注意：这个妖怪就是她的同母异父哥哥），逃出迷宫，还同他一道逃出克里特。从雅丽娅德妮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巨大变化：一，爱情冲出了部族的小圈子，部族之间的婚姻开始了；二，在这方面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妇女，她们在本族之外选择配偶，往往要遭到本族内部的反对。

第三个，荷马史诗《伊里亚特》所描述的女俘布里西丝——她被希腊军从特洛伊俘虏过来，被作为“战利品”分配给了阿喀琉斯。当阿伽门农以势压人，硬要把她夺过去的时候

候，她对阿喀琉斯流露出了难舍难分之情。从布里西丝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一，在部族战争频仍的年代，女俘被当作“奖品”分配给建立了战功的人作为妻、妾，这种作法不但盛行，而且被普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二，在把女俘当作妻妾的古代，妻妾与奴婢没有实质差别；三，古代把女俘当作妻妾这种作法也许与当今某些部族或地区还流行着的“抢婚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第四个，欧里庇得斯的著名悲剧《美狄亚》里的美狄亚——她是科尔喀斯国王的女儿。忒萨利王子伊阿宋率领亚尔古英雄前来觅取金羊毛。美狄亚一见到伊阿宋就一往情深。美狄亚帮助他取得金羊毛之后，带着弟弟，与他秘密逃遁。美狄亚的父亲在后追赶。她，为了与情人逃脱，不择手段，竟把她弟弟的四肢砍下来，丢在路上。她父亲想收拾儿子的尸体，误了时间。一对情人逃脱了。到了希腊，美狄亚用魔术替伊阿宋报了世仇。他们夫妇俩生了两个儿子。但，伊阿宋遗弃了美狄亚，想同科林斯公主结婚。美狄亚一怒之下，用魔法除掉了伊阿宋未来的新娘和岳父，接着又用剑杀死了她同伊阿宋所生的两个儿子。最后，她坐着飞龙拉着的车子飞往雅典去了。从美狄亚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当部族之间的婚配取代了部族内部婚配之后，来自外族的甚至敌对的外族的妻妾自然处于被歧视的地位，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任何保障；二，对妇女来说，真正的爱是难得的，因而妇女最珍重真正的爱，愿意为之作出巨大牺牲，但作过巨大牺牲之后，若被背叛，爱就立即会转化为毁灭一切的恨。

下面我们来看看中世纪的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文学里的妇女形象。

中世纪，在欧洲，史称“黑暗时代”：基督教势力达到了顶峰，左右着各国政权；迷信、出世思想盛行；人们普遍追求死后的来世的幸福；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在这种思潮的冲击下，妇女地位每况愈下。妇女被认为是“妖孽”、“祸根”。按《圣经》关于人类起源的说法，上帝本来安排人类生活在无忧无虑的伊甸园，但人类第一个女性夏娃受了蛇的骗，违背了上帝的禁令，不但从“知识树”上自己摘果子吃了，而且还给她丈夫亚当吃，因此，人类受到上帝惩罚，来到了这个痛苦的不劳动不得食的世界上。上帝对人类第一个女性说：“我要加重你的烦恼和生儿育女的痛苦；你得服从你的丈夫，你丈夫应该控制你。”（见《圣经·创世纪》第三章第6，16，23节）这样看来，人类的苦难根源于妇女；妇女受到歧视是上帝安排的。

在中国也曾有把妇女视为“祸根”的种种观点：据传说，妲己生得婀娜多姿，但却是狐狸精附体；《白蛇传》里的白娘娘长得妩媚动人，但却是一条蟒蛇精化身。这不啻在女人与妖精之间划了个等号。在中国封建社会，加在妇女身上的精神枷锁简直沉重得 不堪忍受：有“三从”，有“四德”；在恋爱与婚姻方面，还有“男女授受不亲”，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婚嫁。

虽然在中世纪欧洲各国也都有这样的习惯法，即凡未经父母同意而婚嫁者就被视为罪犯，可判以监禁，也可判以死刑，但在文学作品里，杰出的作家在反映现实的同时总要巧妙地设法摆脱那种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残酷现实的沉闷气氛，烘托、渲染一种轻松而愉快的诗意盎然的情调。下面我们看看中世纪几部优秀作品里的妇女形象：

第一个，被公认为中世纪最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法国无名氏的《奥卡辛与妮柯莱蒂》里的妮柯莱蒂。她是法兰西南部罗纳河下游右岸布卡尔地区的一个子爵从国外买来的女奴。她同布卡尔伯爵的独生子奥卡辛一见钟情。伯爵得知后，火冒三丈，勒令子爵把她除掉，否则他就要下令用火烧死她。于是，她被囚禁起来。奥卡辛终日思念意中人，闷闷不乐。这时，敌军兵临城下。他伯爵父亲一再要求他披挂上阵，以鼓士气。他提出的条件是：“我战后若有幸活着回来，你就得同意我去看望我的情人妮柯莱蒂，同她说上两三句话，并吻她一下。”他父亲同意了。但他凯旋归来之后，他父亲却翻脸不认帐，竟把他也关押在古塔里。妮柯莱蒂巧妙地逃了出来，在夜幕的掩盖下，冒险同情人隔着墙缝话别之后，逃出城外，信步向大森林走去。伯爵听说妮柯莱蒂逃出城了或死掉了，倒挺高兴，不再担心了，把儿子放了出来。但奥卡辛听到这样的谣言更加心烦意乱。他接受一个骑士的建议，就骑马到外去溜达，想散散心。下午时分，他也漫游到了大森林。听说有个少女云云，他便快马加鞭，东奔西跑，想找到自己的情人。他浑身给荆棘刺得鲜血直流，他也毫不在意。一对情侣终于在远离尘嚣的大森林相会了。他俩直奔海岸，乘船来到一个奇异的国度。三年之后的一天，撒拉逊舰队来这里掠夺，把奥卡辛与妮柯莱蒂当俘虏抓去了，分别装在两条船上。一阵暴风雨把两条船吹得分散了：奥卡辛那条船恰好漂到了布卡尔；妮柯莱蒂那条船来到了迦太基城下。奥卡辛回到布卡尔时，他父母亲都已经死了，他继承父业，当了伯爵，俨然那里至高无上的君主。妮柯莱蒂原来就是迦太基国王的小女儿，她小时候被偷出去卖成女奴

了。这次她蓦地回到迦太基，看到她小时候生活过的城堡，触景生情，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她父王听了她的话，认定她就是他的女儿。接着，她又过起公主的豪华生活。四天之后，她父王要把她嫁给邻国的国王。但她念念不忘她的情人奥卡辛。于是，她逃出王宫，乔装成吟游诗人，乘船来到布卡尔。这样，有情人终成眷属了。从妮柯莱蒂通向爱情胜利的艰苦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一，就社会偏见来说，妇女没有爱的权利，也没有被爱的权利；二，就妇女自己来说，要想获得爱和被爱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上难的，但在文学作品里，那些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克服困难的百折不挠的精神的女郎，那些能够克服、摆脱与纯洁爱情格格不入的金钱、名誉、地位的诱惑的女郎，是会受到爱神保护而避开重重压力、得到爱情的。

第二个，“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但丁的杰作《神曲》地狱篇里最著名的一对情侣中的弗朗采丝佳。她本来是意大利北部拉维纳伯爵之女。她父亲为了报答一个为他立了战功的骑士马拉太斯塔，把女儿作为“奖品”许配给了他。但这个马拉太斯塔长得很丑，还是个跛子。于是，她同她丈夫的弟弟、美男子保罗发生了爱情。她同保罗是这样发生爱情的：当她和保罗一道阅读兰赛罗与圭内维尔之间的爱情故事时，他瞟她一眼，她摸他一下；当读到这对著名情侣在接吻时，他就吻起她来。因此，死后，他俩也就下地狱了。但丁在遨游地狱时，听完这个故事，对这对情侣所受的折磨目不忍睹，晕死过去了。此外，作者还把神话、传说、历史上有名的在爱情方面有自由之嫌的妇女，如希腊美女海伦、迦太基女王黛杜、亚述王尼纳斯之妻赛米拉米丝、埃及皇后克里奥帕特拉等统统打入地狱。

从弗朗采丝佳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一，按中世纪的宗教与传统道德准则，妇女不但没有选择配偶的权利，而且还必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二，妇女在婚姻问题上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往往被当作“奖品、礼物”赐赠给父母的恩人或朋友；三，自由恋爱不但为社会舆论所不容，也为宗教法律所绝对禁止。

第三个，对后世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发展有极大影响的卜伽丘的传世之作《十日谈》里第四天的第二个故事里的莉赛塔夫人和第五天的第九个故事里的蒙娜·乔华娜。前者是愚昧无知、上当受骗而令人惋惜的典型，后者是精明能干、有主见而令人钦佩的模范。莉赛塔夫人，有沉鱼落雁之美，但头脑简单，幼稚轻信。她丈夫长期在外做生意。这样，一个名叫亚伯托的修道士，此人表面虔诚而实际上却流氓成性，对她垂涎三尺。他化装成报喜天使加百列，于夜深人静之时，窜进莉赛塔夫人的卧室。她哪，还以为真的是大天使对她垂青了，受宠若惊，百依百顺，受骗了还蛮得意的。另外，蒙娜·乔华娜，生得花容月貌，品格高尚，胸怀坦荡，对丈夫也非常和善。有个年轻人，名叫弗德里哥，一心想追求蒙娜。为了博得她的欢心，他挥金如土。后来，他几乎倾家荡产。城里的家当踢蹬光了之后，他只好搬到乡间小农场去住，紧紧巴巴地过日子。他身边剩下的唯一心爱的宝贝就是他的猎鹰。这时，蒙娜的丈夫去世了，给他留下了万贯家产。她遵照习俗，她同她小儿子要搬到乡下住一段时间。她所住的地方恰好同弗德里哥的小农场是比邻。她的儿子经常到弗德里哥那里去玩。不久，小儿子病倒了，就是他很想要弗德里哥的猎鹰，不然，他就活不成了。蒙娜为了儿子，硬着头皮去登门拜访弗德里哥。弗德里哥为了款待这位梦寐以

求的客人，想尽了办法，但家里太穷，实在拿不出什么，就下狠心把猎鹰杀了做了一顿美餐。饭后，蒙娜才说明来意：她是为了要他的猎鹰才来登门的。听罢，弗德里哥椎心泣血，悲痛欲绝。蒙娜只好空手回家；小儿子不久就死了。蒙娜还年轻又有钱，她的几个哥哥一定要她改嫁。她说，她不改嫁则已，要改嫁就要嫁给弗德里哥。她的几个哥哥都反对，理由是弗德里哥赤贫如洗。但蒙娜却理直气壮地说：

“我宁愿嫁给一个没有钱但却有高尚人格的正人君子，而不愿嫁给一个没有高尚人格而有钱的庸俗小人。”从莉赛塔夫人和蒙娜·乔华娜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一，在特定的环境，妇女的美貌和愚蠢会成为骗子猎取的目标；二，明智的妇女贵在善于区分爱情的真伪；三，妇女要得到真正的爱情，必须有主见，抵制压力，排除金钱、名誉、地位等观念的羁绊。

第四个，英国中世纪最伟大的诗人、被誉为“英国诗歌之父”的乔叟最宏大的著作《坎特伯雷故事集》里的第一个（骑士所讲的）故事里的艾米莉娅。她是雅典国王提修斯的妻子赫帕里塔的妹妹。提修斯在战争中抓来了两个俘虏：一个叫帕拉蒙，一个叫阿西梯。他们两个都爱上了艾米莉娅，而艾米莉娅又对他们两人同样友好，不分彼此，也拿不定主意。怎么办？他们商定：两人骑马比武，败者退出，胜者即为艾米莉娅的丈夫。比赛结果，帕拉蒙败下阵来。但，阿西梯这个战神之骄子，却遭到了爱神的暗算：在他取得胜利的喜悦、兴奋之际，爱神把他从马背上掀了下来，他摔倒在地，一命呜呼了。帕拉蒙与艾米莉娅沉痛哀悼了死者之后，结婚了。从艾米莉娅的境遇，我们可以看出：一，战功、武艺高强理应得到爱情的传统观点开始动摇，爱情、婚姻好象受到

某种神秘力量的摆布，妇女却甘心情愿；二，妇女在爱情方面没有也不必有主动权，妇女似乎也乐得没有主动权。

在黑暗的中世纪，道德准则（主要是社会偏见）、宗教迷信和法律（包括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是压在妇女身上的三座大山：在现实生活中，妇女在恋爱、婚姻方面的悲剧几乎是“命中注定”的。但在文学作品里，那些能够克服困难的妇女，那些品德高尚的妇女，都会得到爱情的胜利——这显然有极大的理想、幻想成分，因为在险恶的现实生活中，自由恋爱就是犯罪，而且是该下地狱的大罪，美貌与天真只能给妇女带来祸害。此外，文学还表现出，爱情是神秘的，成败吉凶难卜，妇女只能听天由命。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整个社会从中世纪沉闷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一派欣欣向荣、明快开朗的景象和乐观主义气氛。这个时代的文学所反映出来的妇女形象，在爱情问题上，大都是幸福的象征，富于喜剧色彩。下面，我们只拟对文艺复兴时代的两位文学巨擘——莎士比亚和拉伯雷笔下的妇女形象中的几个著名典型代表略略提示一下，因为这两位大师的作品都是大家所熟悉的，所以不必赘言。

先看莎士比亚笔下的妇女形象。概括起来说，莎翁在早期喜剧里塑造了众多的妇女形象，这些妇女形象大都是在婚前其乐融融的恋爱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她们意志坚定，能够克服重重困难，有主见，善于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们敢于蔑视法律，违抗父命，也不顾教会的禁令，同情人秘密结婚或私奔到远离尘嚣的深山老林里去恋爱结婚。

例如《奥赛罗》里黛丝德蒙娜不顾父亲的反对，暗中先与奥赛罗结婚；《罗密欧与朱莉叶》里的朱莉叶也是私下先与罗密欧结婚；《仲夏夜之梦》里的海伦娜与赫米娅，为了

逃避各自父母包办的婚姻，相约逃到雅典郊外的森林里，各同自己的情人结婚；《皆大欢喜》里的罗瑟琳与赛莉娅，因为遭到篡位的公爵的驱逐，相约逃往英格兰中部的亚登森林，各与自己满意的人恋爱结婚了。总之，从莎翁笔下的妇女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就妇女的婚姻自由而言，当时的社会现实仍然是冷酷无情的，在婚姻不自主的社会，妇女受害最深；二，在争取婚姻自主方面，妇女最积极主动，也敢于并善于对付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再看拉伯雷笔下的妇女形象。假使说莎翁笔下的妇女在爱情方面大都是远离社会现实苦恼的理想化了的幸运姑娘，那么，拉伯雷笔下的妇女，虽然也是经过夸张的喜剧色彩浓郁的妇女，但在使人感到发笑的同时也使人感到隐约的痛楚。例如《巨人传》里的巴黎贵妇人，她本来是个虔诚的教徒，忠顺的妻子，但庞大格吕埃的随从潘奈吉（该词词源含义为：流氓；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却千方百计、死乞白赖地勾引她，调戏她，表面对她显出一付奴颜媚骨的可怜相。他进而动手动脚，她断然拒绝了。他气急败坏了。第二天，基督圣体节，巴黎妇女照例都穿着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到教堂去做礼拜。潘奈吉在节日前夕抓了一条正在发情的母狗，宰了，取出发情的部位，剁成肉浆，包好，装在自己衣袋里。节日那天，他故意跪在那位贵妇人身边，猝不及防地把准备好的“春药”泼撒在她的衣服上。这一下，教堂大院里大大小小的公狗全都围拢上来了，由于她身上的气味，都把她当作发情的母狗了。片刻之后，外面的公狗也赶来了，方圆约三公里全是公狗，总共有六十万零十四条公狗。她急忙逃回家，公狗就在她家门外乱撒，撒得满地都是，积成了池，流

成了河。鸭子可以游来游去，还可以安水打磨来碾米。这可使她狼狈不堪。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正直的妇女，往往会遭到捉弄，拒绝勾引也会受到无端的报复与侮辱；二，在宗教迷信盛行、强调来世幸福的中世纪，受害最深的是妇女，在人文主义思想抬头、着重今世幸福的文艺复兴时代，妇女却沦为的一部分人寻欢作乐的牺牲品。

下面，我们再看看十九世纪、即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历史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妇女形象：

第一个，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代表作《高老头》里的高老头的两个女儿伯爵夫人和纽沁根太太。她们把爱情、结婚当作向上爬的阶梯。高老头虽然发了财，但出身“寒微”。他的两个女儿为了能过上巴黎上层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对他甜言蜜语，向他要钱。最后，姊妹俩把高老头身上的油水榨光了，他成了个穷光蛋。他病在公寓里，快要死了，渴望一见她们，但她们始终没有来看他，因为她们觉得他没有钱了，不再需要他了。他断气前绝望地喊道：“钱可以买到一切，也可以买到女儿。啊，我的钱到哪儿去了？”从高老头的两个女儿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看出：一，一方面，在“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社会，纯真的爱情不复存在，虚假的爱情只是捞钱的手段而已；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也就是说，金钱关系破坏了人类天然的美好的感情和家庭关系。

第二个，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里的包法利夫人。她本名爱玛，原来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农村姑娘，但从小在修道院深受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变得多愁善感，向往浪漫主义的恋爱生活。不巧，她同一个俗不可耐的医生包法利结了婚。婚后，她很苦恼。于是，她找了一个与她有同样志趣的青年赖翁为情人。不久，赖翁因事外出，离开了她。接着，她又找了一个庸俗不堪的鲁道夫为情人。她为了讨得情人的欢心，挥金如土，一方面尽量装门面，打扮自己，另一方面又竭力充大方，给情人送礼物。她背着丈夫到处借钱，最后债台高筑，债主逼她还债，她告贷无门，服毒自杀。从包法利夫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一，在资产阶级社会，爱情是以金钱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有钱就有爱情，真正的爱情悲剧出现了，在这种悲剧里，妇女的命运总是悲惨的；二，从爱情婚姻习俗来看，在一夫一妻制度下，容易遭到背叛的是妇女，在除正夫正妻外还有情夫情妇的社会，妇女更容易遭到背叛。

第三个，挪威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里的娜拉。她父亲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她丈夫海尔茂病重，得到意大利去疗养，需要一笔钱。她为了救丈夫，又不忍心惊扰父亲，因而她私自造了一张假托她父亲署名的借据，向她的老同学柯尔克斯太借了四千八百克郎。海尔茂疗养回来，当了银行经理，得知他妻子擅自以她父亲的名义伪造借据，便对妻子大发雷霆，说娜拉败坏了他的名誉，不配教育子女。后来，柯尔克斯太由于娜拉好友的说情，把那张假借据退还了。海尔茂喜出望外，又对妻子满口甜言蜜语，把她叫“小鸟”、“云雀”、“小松鼠”。娜拉恍然大悟，发觉丈夫只